

魔鬼与天使，只隔一线；天堂与地狱，只差一念

理智向左 疯狂向右

连环杀手的怪诞行为学

[加] 彼得·佛伦斯基 / 著 宁晨 于曦 /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理智向左 疯狂向右

连环杀手的怪诞行为学

[加]彼得·佛伦斯基 / 著 宁晨 于曦 / 译

SERIAL
KILLERS

The Method and Madness
of Monsters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理智向左 疯狂向右：连环杀手的怪诞行为学 /
(加) 佛伦斯基 (Vronsky, P.) 著；宁晨，于曦译. --
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10
ISBN 978-7-5399-7702-7

I. ①理… II. ①佛… ②宁… ③于… III. ①杀人—
犯罪心理学—变态心理学 IV. ①D914②D917.2③B8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09276号

Serial Killers Copyright © 2004 by Peter Vronsky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Berkley Group,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USA) arrange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书 名 理智向左 疯狂向右：连环杀手的怪诞行为学

著 者 [加]彼得·佛伦斯基 著
宁晨 于曦 译

责任编辑 黄孝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发 行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010-83670231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9

字 数 300千字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7702-7

定 价 38.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献给我的妻子安娜
和
我的女儿坤特尔、阿丽莎

前言 我遭遇的两个连环杀手

连环杀手知道他们是隐形的。

——罗伯特·D.凯普尔，警探，犯罪学家

我很难与女性交往。

——“时报广场开膛手”理查德·科廷厄姆

我两次遇到声名狼藉的“开膛手”，都是在旅程中的偶遇。理查德·科廷厄姆被人称为“时报广场开膛手”，最终被确认为纽约和新泽西五起残忍的肢解杀人案凶手。安德烈·奇卡提洛被人称为“红色开膛手”，曾犯下超过50起针对妇女、儿童的凶杀案，并且吃掉了被害者的遗体，在他犯下最后三起案件时，我曾在俄罗斯与他照面。这两次，我都是事后多日才知道当时遇见的是杀人凶手。我与科廷厄姆的遭遇非常戏剧化，但与奇卡提洛的偶遇就很稀松平常了。

“时报广场开膛手”理查德·科廷厄姆

1979年12月，纽约的一个周日清晨，我与理查德·科廷厄姆擦肩而过。当时我在一个电影项目中担任制片助理，这部电影在多伦多拍摄，我每隔几天就要飞到纽约来，将我们曝光的电影胶片送到时报广场附近的实验室进行特殊处理。我当时很悠闲，早上飞到纽约后把胶片送过去，要到第二天才能去取，所以我有一整天的空闲。

通常电影公司会给我买好机票，并给我一些现金，作为我住酒店和吃饭的费用。剧组成员一般都选择著名的商务酒店入住，比如喜来登、希尔顿之

类的，给我的钱足够让我在这种豪华酒店吃住。但作为一个年轻的朋克背包客，我经常来纽约，更喜欢在摇滚俱乐部厮混，吃点奶酪，喝点酒，参观一下美术馆什么的，我对那种高档酒店不怎么感冒。在递送胶片时，我一般会预定廉价的旅社房间，剩下的钱都用来泡吧、买唱片、买书，偶尔还买点电器。不过那一次，情况有点特殊。

实验室因为技术原因要推迟返还胶片的时间，所以我只能在纽约过周末了。我的钱花得差不多了，但我还走不了，所以最后一天我入住了一家偏僻的旅馆。周日清晨，我向西42街上的这家普通旅馆走去。旅馆距离哈德逊河只有两个街区，位于废弃的西城高速公路旁。这种价格的旅馆周围自然一片荒芜，没有地铁站，没有旅游景点，没有办公楼，这里距离著名的黑帮社区——“地狱厨房”——只有几步远。这里偏僻到连瘾君子、妓女都没有，要找这两样人你还得向西再走几个街区——那里拍过《出租车司机》，遍布色情录像厅、脱衣舞厅、刀具店。以如此便宜的价格来说，这家旅馆倒是非常干净、安全，而且离那家胶片实验室也不算远，步行也就一会儿，正好方便我第二天一早去拿东西。

我没有提前预定就来到了旅馆，前台说等半小时就会有人退房，我就有房间了。我决定趁这段时间上去转转，看看这里的环境到底有多恶劣。我等电梯的时候有些不高兴，因为电梯一直都停在顶楼。终于，电梯晃悠悠地开始下降，然后停下，门打开了，我想一定是在顶楼的那个蠢家伙要出来了。他就像一个面无表情的僵尸一样从我身边走过，他的视线越过我，仿佛我是透明人。他经过我身边走进大堂的时候，拎的包或手提箱之类的东西撞了我一下。我没注意到他拎的是什么东西，现在我也没办法描述那东西撞到我的感觉。我唯一记得的就是他身上出了点汗，有一层薄薄的油光，头发像是坏掉的拖把那样乱蓬蓬的。他大概三十多岁，栗色头发，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无精打采的悲惨上班族——后来的调查证实我的感觉相当准确（不过其他目击者说他的皮肤是橄榄色的）。等电梯门在我身后关闭时，我已经完全忘了他。

我乘电梯上去，随便在一层出了电梯。我立刻闻到一股微弱但很明显的焦糊味，但没看到冒烟的地方，就以为这是旅馆固有的怪味。当我从走廊走过的时候，发现这家旅馆并不脏，但这股气味越来越重，显然是一种类似烧

焦的鸡毛或头发的焦糊味。我当时不知道那股味道来自何方，其实那是烧焦的尸体味道。

在走廊里，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空气中飘浮的油腻而乌黑的东西，这些东西不易发现，体积很小，看上去模模糊糊的，就像是黑色的小雪花。我接到一片，手指被染黑了一块儿。我走进走廊深处，这里的“雪花”形成了薄雾，气味也越来越重，毫无疑问这栋建筑里某处在燃烧——我当时还以为是木材和油漆燃烧的味道。这时候我听到火警的铃声响起来，楼梯间里传来众人的骚乱和呼喊声。我急匆匆返回了旅馆大堂，正好看到消防队到达。所有这一切让我对这家旅馆的感觉很糟糕（至少是不好），我立刻离开了这里，连头都没有回一下，去另找旅馆了。

第二天早上我看到报纸新闻，消防员说火灾的源头是旅馆的其中一个房间，在那个房间里发现了两个被杀女性的尸体，两个女子各躺在一张单人床上。一名消防员从烟雾重重的房间里拖出来一个女子，正要给她做人工呼吸的时候却发现她没有脑袋和双臂。消防员一开始还以为那只是个塑胶的人体模特。一个15年工龄的资深纽约消防员说，事后他去接受了心理咨询，“我从没遇到过这种事，我希望再也不会遇到了”。

受害人的衣服放在浴缸里，优雅地折叠成两堆，她们的平底鞋则摆在衣服的最上面。这个房间里只有床垫上有血迹，其他地方非常整洁，甚至没有找到任何指纹或证物。显然，无论凶手使用了何种工具肢解尸体，那工具都被他带走了。此外，受害者的身体遭受了可怕的折磨：乳头附近有不少烟头烧灼、殴打、咬伤的痕迹。

看新闻的时候我也没把这件事和我在电梯口遇到的那个人联系起来，我甚至都忘了他。我只记得旅馆漫步时看到的黑色飘浮物、火警铃声，记得消防员查找火源，却一点也不记得他了。后来，当理查德·科廷厄姆被捕之后，新闻报道了他在纽约和新泽西犯下了多起杀害年轻女性的案件，包括发生在旅馆的这起。当我看到报纸上的照片时，立刻认出了他那奇特的发型、苍白的面庞。

从那以后，我总认为，那个周日清晨在电梯口遇到他时，他一定拎着被砍下的头颅和手臂。他肯定不会先把肢解的尸体带出去，再回来放火。我不

记得他当时拎的是包还是手提箱，不过撞到我的腿的那东西里肯定是受害者的残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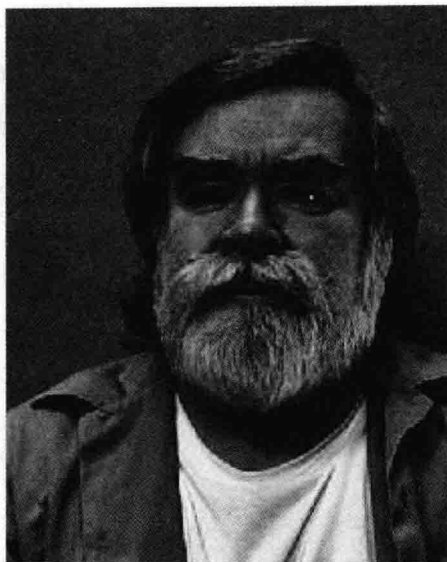
后来我知道了他的一些信息。理查德·弗朗西斯·科廷厄姆，时年34岁，三个孩子的单亲父亲，住在新泽西郊区。邻居们都说他冷漠、孤独，但非常溺爱孩子，万圣节的时候总是带着孩子们去玩“不给糖就捣蛋”的游戏。他高中时是运动员，但没什么朋友。被捕前的16年，理查德一直在纽约帝国蓝十字-蓝盾保险公司担任电脑技术员，这家公司位于曼哈顿中心区的第三大街上。他是一名深受重视的可靠员工。他选择在下午3点到晚上11点上班，这样他在下班后或周末的时候，就可以在清晨时分实施杀戮。

警察在时报广场旅馆附近的河流里进行了搜索，但没有找到受害者的头颅和手臂。一名受害者经过X光确认了身份，是科威特裔女子迪达哈·戈达瓦里，她是一名23岁的新泽西卖淫女，有一个四个月大的孩子。另一名受害者年纪不到20岁，不过至今都没有确认身份。

此案发生六个月后，科廷厄姆在纽约杀害并肢解了另一个女子——25岁的简·玛丽·安·蕾娜。她的遗体在曾经名声显赫的塞维利亚旅馆被人发现，这家旅馆位于29街，距离麦迪逊大道很近。这一次，受害者的乳房被切除并悬挂在床头板的两侧，房间也被纵火。

实际上，科廷厄姆更喜欢在靠近他家乡新泽西的地方作案。一般他会在曼哈顿的街头或酒吧里挑选受害者，给受害者买杯酒，或者带她们去吃饭，在她们杯子里投入迷药。然后他就哄骗或引诱迷迷糊糊的受害者到他的车上去，将她们载到新泽西高速公路旁的廉价旅馆。开房后，他背着受害者从旅馆后门进去，在房间里长时间地猥亵并折磨她们。逃过死亡的“幸运儿”会在清醒后发现自己身处荒郊野岭的公路旁边或汽车旅馆房间内，会发现自己被强奸，而且遍体鳞伤，但由于药物的作用，她们很少能记起事件发生的过程。有些受害者没有被杀，是因为科廷厄姆属于特殊的连环杀手——愤怒激发型杀手，或者叫虐待狂型罪犯。杀人不能让科廷厄姆得到快感，折磨受害人才能让他享受。只要完成了折磨，他根本不在乎受害者是死是活——反之，如果他还没有“尽兴”，受害者就死了，那他还会继续对尸体施虐。结束之后，他像丢弃垃圾一样扔下受害者。有些受害者幸运地躲过死亡，但有些则身首异处。

19岁的瓦莱丽·安·斯特里特的尸体在“哈斯布鲁克高地优质旅馆”被客房清洁工发现，这家旅馆也在新泽西。当时，清洁工正要给地板吸尘，当她弯腰的时候发现床下面塞了东西，掀开床垫后，她发现下面塞着一具残缺不全的尸体。受害者的双手被反铐在背后，身体遍布咬痕，肋骨断折露出。瓦莱丽·斯特里特死于窒息，她的嘴上贴胶带的痕迹，胶带已经被科廷厄姆拿走。不过，科廷厄姆忘了拿走手铐，这是一个致命失误，因为警察可能通过手铐棘齿上的指纹确认他的身份。



理查德·科廷厄姆

科廷厄姆的一个受害者不是妓女。26岁的放射科医生玛丽·安·卡尔的遗体在同一家旅馆的停车场被人发现，乳房和腿被切除，身上有多处钝器殴打的伤痕、咬痕和挫伤，手腕上有被手铐勒出的痕迹，嘴边也有胶带捆绑的痕迹，她也是被胶带勒住导致窒息而亡的。

1980年5月22日，科廷厄姆被捕，距离我和他的偶遇已过去六个月。导致他被捕的案子是这样的：他挑选了一名18岁的站街女莱斯利·安·欧黛尔下手。这个姑娘一般在莱星顿大道和25街的拐角处活动，她四天前才从华盛顿乘车到了纽约，刚下车就被车站的皮条客拉来做妓女。科廷厄姆请她喝酒，并和她谈论他的工作和郊区的房产，两人一直聊到凌晨3点。然后，他提出要带她去新泽西的公交总站，让她逃出皮条客的控制。莱斯利感激万分地答应了。他开车载着她穿过华盛顿大桥进入新泽西州，在一家24小时营业的饭店请她吃了牛排。他表现得风度翩翩、慷慨大方、有同情心，而且乐于助人。莱斯利甚至同意只收他100美元就可以上床。清晨时分，他在“哈斯布鲁克高地优质旅馆”开了房——18天前他刚刚在这里杀了人。不过，旅馆没有人

认出科廷厄姆。

开了房间后，科廷厄姆把汽车开到汽车旅馆后面，两人从后门进了旅馆。送这位姑娘进了房间后，科廷厄姆对她说要把车子停到前面去，然后就出去了。回来的时候，他带了一瓶威士忌酒和一个公文包，此时已经接近清晨五点。

科廷厄姆随后提出给这位姑娘按摩一下，累坏了的她充满感激地趴了下去。科廷厄姆跨坐在她的背上，用手铐铐住了她的手腕，然后从公文包里掏出一把刀架在她的脖子上。莱斯利急忙央求科廷厄姆，说不必这样，但他已经开始施虐了，一口咬下了她的一个乳头。她后来作证说，当时他说：“你必须承受，其他姑娘都这样，你也必须这样。你是个婊子，你必须接受惩罚。”

针对科廷厄姆的起诉书可以让我们了解后面的四个小时中，欧黛尔都经历了什么：

绑架罪，谋杀未遂罪，重度恐吓罪，致命武器攻击罪，武装胁迫性侵犯（强奸）罪，武装胁迫性侵犯（鸡奸）罪，武装胁迫性侵犯（口交）罪，非法持械罪，非法持有危险物品罪，非法使用药物（速可眠、异戊巴比妥、吐诺尔）罪，非法持有管制类危险物品罪，非法使用安定药品罪。

在强奸、撕咬、殴打、砍伤、捆绑、抽打的过程中，科廷厄姆还数次停下，用冰冷的湿衣服将受害者脸上的血迹擦干净，然后再开始新一轮的暴行。尽管欧黛尔的嘴被堵住，但她的哭喊声还是惊动了旅馆的工作人员。旅馆的员工也对 18 天前的残忍命案心有余悸，便打电话报了警，然后到科廷厄姆的房间前叫门。科廷厄姆急忙收拾自己的工具，从房间里冲了出去，但刚到大堂就被赶到的警察逮捕了。

科廷厄姆的罪恶生涯就此结束。根据他犯下的累累罪行，新泽西法庭判处多项徒刑，包括数项 60 ~ 95 年的有期徒刑、一项 25 年的有期徒刑，以及一项最低服刑 30 年的有期徒刑。然后纽约州法庭再次对他进行了多起“肢解杀人案”的审判。理查德·科廷厄姆永远不会走出监狱了。

科廷厄姆只承认了在他家中发现物证的部分谋杀案，以及有指纹为证的案件（就是那起手铐上留下指纹的案件），但拒绝承认其他所有的谋杀指控，他只承认说：“我很难与女性交往。”

与科廷厄姆的偶遇让我很长时间都无法释怀，更让我郁闷的是我很久之

后才知道那时遇到的是一个连环杀手。但我还曾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接下来要写到的，就是“乌克兰食人魔”安德烈·奇卡提洛，他在前苏联时代曾杀害、肢解了惊人的 53 位受害者。

“乌克兰食人魔”安德烈·奇卡提洛

1990 年，我正在参与拍摄电视纪录片，那年的 10 月份，我到莫斯科去拍摄戈尔巴乔夫任内改革的内容。一天，我们突然有了个非凡的灵感。莫斯科红场的后面，圣巴西尔大教堂的脚下有一家酒店，在这家酒店的门前草坪上忽然立起了大约 500 顶帐篷。帐篷里的人看起来来自全国各地，基本上都到了退休的年龄，他们正在抗议斯大林时代在历史上造成的伤害。他们在帐篷外放置着奇怪的标语牌，有些人的脑门上还贴着纸条，上面用蹩脚的英语写着诸如“列宁是笨蛋”的话，有些人的标语牌则设计精巧、字体优美，甚至配上了图文说明。我和剧组人员一起走入人群，开始和他们交谈，看看能不能找到适合采访的人。每个人看起来都有外伤或心理上的创伤，考虑到他们在斯大林时代的遭遇，这也可以理解。

我忽然看到一个标语牌上画着白、蓝、红的三色旗帜，这是俄罗斯帝国时代的三色旗，在 1990 年的前苏联，这种旗子还是非常罕见的。举着它的是一个憔悴的男人，他的头发灰白，戴着一副大眼镜，穿着崭新的半长夹克、整洁的衬衣、整齐的领带。他大概四五十岁，与周围的退休人士相比显得很年轻，整洁的衣着也和其他人邋遢的外表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切都让他和这个“帐篷城”格格不入。他有一种文雅的气质，或者说是柔弱或拘谨。他拎着一个破旧的皮包，和那些前苏联官员或上班族的公文包差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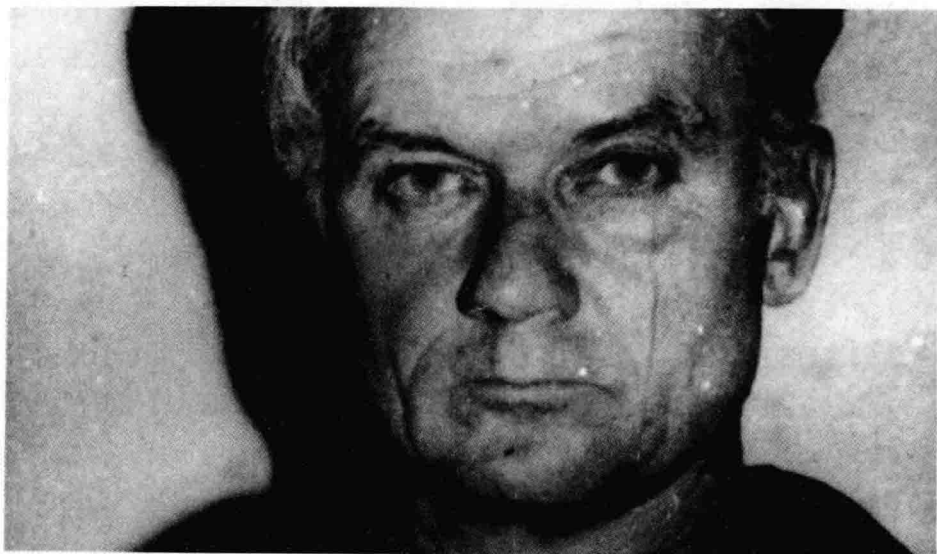
他向我做了自我介绍，但我根本没记住他的名字和家乡。一开始他说得很平静，听起来很有教养。他使用的一些英语短语非常纯正，语法也正确。我觉得他可能从事图书管理员之类的工作。他告诉我说，他获得了几所大学的学位，所以他和周围的这些“暴民”不一样。随着对话的进行，他越来越情绪化，他的眼睛里涌出泪水，眼镜片上都蒙了一层薄雾。但是，他讲的故事实在是太荒谬了，所以我一直都记着。他告诉我，他来到莫斯科，是为了面见戈尔巴乔夫，以便投诉有人在他儿子的公寓窗户下非法搭建车库和厕所。

他哭着说：“这是一个阴谋。”

我刚刚采访过一个老妇人。老太太告诉我，她得了癌症，命在旦夕，50年前她曾被关进古拉格集中营，那时候她的孩子们也被送进了收容所。从那以后，她就没有再见过孩子们，所以她希望在去世之前见他们一面，但有关部门不愿帮助她。相比之下，这位优雅男士关于违章建筑的抱怨就显得无事生非，甚至有点愚蠢了。为了找到下一个采访者，我尽量礼貌地走开了，他最后说的几句话我都没听，事后也就一笑了之。好在我们的采访被拍了下来，所以当三个星期后他被捕时，我才发现他就是当代最凶残的连环杀手之一——“红色开膛手”安德烈·奇卡提洛。

与科廷厄姆相比，我对奇卡提洛的记忆只剩下他整洁的服饰和滑稽的抱怨。我在看到采访录像前都不记得他的眼神，更不用说涌出的泪水和雾气蒙蒙的镜片了，关于他的脸，我只记得他的胡子刮得很干净。我还记得他说话时温和优雅的语调，但在我后来的噩梦里，他变成了一个怪物，没有眼球的眼眶里喷出泪水。

接受我在莫斯科的采访后，他应该在几天后回到了乌克兰的罗斯托夫市，并杀害了第51名受害者。在回家的火车上，他哄骗一个精神有问题的16岁



安德烈·奇卡提洛

男孩，让他陪自己去“别墅”，并说那里有姑娘。两个人下了火车后，奇卡提洛带着男孩进入一片浓密的树林，突然把男孩按在地上，扯掉了他的裤子。奇卡提洛用公文包里事先藏好的绳子捆住男孩，然后把男孩翻转过去，脱掉了他其他的衣服。（不知道这个公文包是不是我采访时看到的那个。）奇卡提洛对男孩进行了猥亵，咬掉了他的舌尖，然后用刀猛刺他的头部和腹部。随后他割掉了男孩的生殖器，扔进了草丛，又把男孩的尸体拖进浓密的灌木丛中，用男孩的衣服擦干净自己衬衣和刀子上的血迹（不知道这件衬衣是不是我看到的那件）。之后，他平静地返回最近的火车站坐车回家。

10天后，在另一个火车站，奇卡提洛杀害了另一个16岁的男孩，用相似的手法将尸体损毁，那是他的第52个受害者。又过了一周，就在那个火车站附近，他杀害了第53个，也是最后一个受害者——一个22岁的女子。他切掉了女子的舌尖和乳头，对其生殖器也进行了损坏。在灌木丛中擦了擦脸上的血迹后，他回到火车站的洗手间洗手洗脸。火车站正好有一名警察，最近这里的凶杀案让他很警惕，所以他问了奇卡提洛几个问题，并记录了他的身份证件。这名警察后来作证说，当时他没有办法确定那人脸上的污迹是血迹，所以他让奇卡提洛走了，这也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新政策要求警察对待民众的态度更谨慎，必须按章办事。这名警察虽然让奇卡提洛走了，但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直有警察在注意他，当那名女性受害者的尸体在火车站附近被发现后，奇卡提洛立刻被捕了。

第二年，我在俄罗斯观看了奇卡提洛受审的电视节目，见到了很多他的照片。奇卡提洛随意地杀害了许多妇女、女孩、男孩，他总是把受害者诱骗到自己位于镇外的破烂房子，或者是荒野树林中。他把自己打扮得很有教养、很文雅，就是为了骗取受害者的信任。他一般挑选穷光蛋、智障者，或者是迷茫的年轻人下手。他以提供食物、性交、住所，或帮忙指路的方式，将这些受害者骗入陷阱。一旦四下无人，他就打开自己的“杀戮工具箱”——他随身携带的手提包，内有各种刀具和锋利器械——杀死受害者。

庭审开始的时候，奇卡提洛被剃光了脑袋，关在一个特制的铁笼里，看起来就像个疯子，冲着法庭上的人大喊大叫。那时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曾经采访过他，不过就算看到他以前的照片，我也想不起来。我偶尔会对人讲述

自己偶遇科廷厄姆的经历，但从没想到还曾和另一个凶徒面对面交谈过。几年后，我偶然看到了警察对奇卡提洛的审讯记录，其中提到他抱怨有人蓄谋在他儿子的公寓外违章建设车库和厕所，并说他曾经前往莫斯科面见戈尔巴乔夫。审讯记录中也提到他讲到此事时情绪激动。我惊呆了——真的这么巧吗？这故事也太离奇了吧！后来我进行了一些调查，关于奇卡提洛的记录中，的确记载着他在1990年10月去了莫斯科。

我意识到，我遇到过两个连环杀手——尚未被捕、仍在作案的凶手——而且我很久之后才知道。那么，在我们的人生中究竟会遇到多少连环杀手？他们又是怎么出现的呢？

两个凶手的经历都非常普通。两人都生于正当的上班族家庭：科廷厄姆生于一个电脑技术员的家庭，在郊区有房产，育有三个孩子；奇卡提洛是一位上过大学的老师，育有两个孩子，发表过政治论文，后来做过工厂的原料采购员。他们并不是面露凶光、头发花白的流浪汉——我们印象中的连环杀手应该这副样子，可他们看起来都很正常。

最让我奇怪的，是他们两个人都可以“隐形”，他们的容貌很容易让人忘记。显然，他们就像是透明的鬼魂。即便我撞见科廷厄姆拎着凶器和部分尸体与我擦肩而过，随后旅馆房间着火，我还是几秒钟之后就忘记了他。科廷厄姆在犯案18天后重新来到那家旅馆，没有任何工作人员认出他来。

至于奇卡提洛，我只记得那个荒谬的故事和一些零碎的印象：眼镜、领带结、胡子刮得很干净、公文包……关于这个人，我却什么都不记得了。“隐形”让他可以连续杀害53人，让他带着脸上的血迹从警察面前大摇大摆地走开。多么令人毛骨悚然啊！

这些问题让我开始思索，为什么科廷厄姆和奇卡提洛这样的恶魔会存在？他们因何产生？究竟是什么机缘巧合让他们与我相遇？还有多少逍遥法外的凶手就在我们身边活动？

为了调查他们究竟是如何成长的原始资料，我开始写作本书，从某种程度上说，本书也是我自我反省的过程。为什么我会与他们遭遇？我知道许多受害者自己“导致”了死亡——由于他们的生活方式或行为方式，比如受害者很多都是搭便车的人、离家出走的孩子、街头妓女等。尽管不是受害者，

但我挑选一家附近有很多站街妓女的旅馆，很可能“导致”了我与科廷厄姆的相遇。我侵入了恶魔的狩猎领地，所以被恶魔撞了一下腰。

我与科廷厄姆的遭遇很容易解释成巧合，但我又一次与连环杀手遭遇，都是巧合就显得太奇怪了。我好奇两次撞上连环杀手的概率有多大，一再遇到让我自问：我还遇到过其他连环杀手，但自己不知道吗？我也好奇，与连环杀手擦肩而过而毫不知情的人又有多少？在大街上走路时，在快餐店里排队时，在书店里翻阅犯罪类图书时，在火车上相邻而坐时……人们都说连环杀手都是陌生人犯罪，但陌生人只是对受害者而言的。连环杀手在挑选你时，一定经过细致的研究，他们对你不陌生！

千百万民众每天正常生活，没人见过连环杀手，至少没人意识到自己见到了连环杀手。或许这就是你和我的不同之处，我发现自己曾经遭遇过连环杀手，而你可能只是没发现而已。但愿大家都不会发现。

目 录

CONTENTS

前 言 我遭遇的两个连环杀手	001
“时报广场开膛手” 理查德·科廷厄姆	001
“乌克兰食人魔” 安德烈·奇卡提洛	007

第一卷 连环杀手进化史

第一章 后现代杀人狂（1970-2000）	
后现代连环杀手	002
谁是连环杀手？	007
连环杀手和受害者的本质	008
“绿河杀手” 加里·里奇韦	010
连环杀手的传染：谋杀统计数据	012
连环杀手风潮之后	018
连环杀手风潮之前	023
连环谋杀的全球升温	025
为何近 30 年来连环谋杀剧增？	029

第二章 连环谋杀简史：从罗马到波士顿的 2000 年谋杀史

罗马：快乐杀戮的帝国	033
“蓝胡子” 吉利斯·德·莱斯	035
“女吸血鬼” 伊丽莎白·巴托里	038
现代之前的连环性犯罪	041
白教堂血案：性谋杀的崛起	044
开膛手杰克	048
现代的性谋杀为何增多	050
20 世纪连环谋杀简史	052
“波士顿行凶客” 阿尔伯特·德萨尔沃	058

第二卷 理智与疯狂

第三章 连环杀手分类：恶魔的区别

有组织杀手	078
无组织杀手	079
混合型杀手	080
终极有组织杀手：泰德·邦迪	080
典型无组织杀手：“阉割手” 米格尔·里维拉	108
混合型连环杀手：“夜行者” 理查德·拉米雷斯	108

第四章 畸形的进化：连环杀手的另类演变

分类的演变	112
幻想型杀手	113
“死亡之歌” 赫伯特·威廉姆·慕林	114
使命型杀手	119
约瑟夫·P. 富兰克林	119
“斑马杀手”	120